

海南叢書

第六集

石湖遺稿 鄭廷鶴著
北泉草堂 林士元著
梁中丞集 梁雲龍著
許忠直集 松谿小草 揚齋集
許子偉著 王懋曾著
王承烈著

海
南
書
局
印
行

海
南
書
局
印
行

編印海南叢書小啓

瓊崖島峙南陲。內聳五指蒼翠之高峰。外環萬里汪洋之大海。山川鍾毓。代有達人。其勳業氣節。載在史籍。昭昭然矣。至道德之蘊。發爲文章。或詞藻紛披。或名言至理。各有專集。未廣流傳。追念前哲。遺訓欲墜。滋可懼也。敝書局有見及此。爰搜集歷代諸先達家藏遺稿。彙刊成書。名曰海南叢書。凡章奏、記序、論辨、傳贊、銘誄、碑誌、行畧、祭文、祝文、簡札、公牘、以及詩詞歌賦、體無不備。計二十有一種。分訂九集。定價大洋十二元。四折發售。各界人士。人手一篇。處則可以問學淑身。出則可以補家敝國。尤其是瓊崖人士。欲窺見鄉先達之文章氣節。道德經濟者。更不可不口誦心惟。以步武前賢。啓迺後學也。此啓。

錄目集全書叢南海

集五			集四	集三			集二	集一		
張事軒	鍾筠溪	陳檢討集	陳中秘稿	天池草	傅芳集	涓丘集	鷄肋集	備忘集	瓊臺會稿	
張子翼	鍾芳	陳縉	陳是集	王宏誨	唐宵	邢宥	王佐	海瑞	丘濬	
集九			集八	集七	集六					
抱經閣	志親堂	白鶴軒	闡道堂	筠心堂	揚齋集	松谿小草	許忠直集	梁中丞集	北泉草堂	石湖遺稿
馮驥聲	林燕典	韓錦雲	雲茂琦	張岳崧	王承烈	王懋曾	許子偉	梁雲龍	林士元	鄭廷鵠

本傳

石

湖

遺

集

鄭廷鴻。字元侍。西廂人。少警敏。從塾師海貞範學。宏博辨麗。海奇之。妻以女。登嘉靖戊子鄉薦。戊戌進士第三。授工部主事。既通志調儀制郎。尋陞吏科給事中。晉工科左給事。會京師地處上。便宜四事。一黃花鎮。古北口。朝河川。爲京師後門。宜遣官築關城。增水壘。一貴州地連三藩。權不統一。宜設總督。置一控三。於法便。且省費。一京師草場等處。督理者率歲遷。因以滋弊。請限三年。一蘇松等郡。財賦所漙。請設參藩。董其責成。俱關宗社至計。所畫策。頗爲國家建長利。嘉靖庚戌大計吏。疏皆手出。以公正稱。徐中行撰傳是年分校禮闈。一時出門下者。皆海內名士。張文毅公服其有人倫之鑒。牛志擢江西督學副使。廉公有威。裁抑僥倖。嘗修白鹿洞志。增置書院田。尋遷江西參政。以母老乞歸。築室石湖。著書自娛。累薦不起。所著有嶽論集。瓊志稿。易禮春秋說。蘭省。按垣。學臺。石湖等集。若干卷。祀鄉賢。志

石 湖 遺 集

傳

二



石 湖 遺

石湖遺集目錄

疏

平黎疏

序

刻瓊崖會稿後序

送黃曠江之任撫州序

記

瓊山縣儒學記

臨高縣儒學記

新置都昌洞田記

附示主洞教諭崔柏帖

青燈記

目錄

石 湖 遺 集

傳

俞義士傳

銘

玉龍泉銘

詩

白虎亭新成二首

白鹿洞

獨對亭

釣臺亭

六合亭

蒼屹山

雁塔三元峰

目錄

式

石 湖 遺 集

石山

東坡雙泉

惠通泉

雁塔薰風

海門秋月

七星寡秀

陶公福地

玉龍泉

海天膳遊歌贈金喜田衛使

中流自在圖歌爲譚次以年兄題

宿承寺

春日偕周一陽携酒過福寺訪黃暎江春元

種宜男草

目錄

石 湖 遺 集

目錄

仙人峒

微雨

與白省吾遊晏姚蛟峯大尹園林散步

司空直宿

栽蓮

贈家與金濟朝還家

壬辰下第寄所知姚思孟

壬辰自慰呈李年兄雙翠

謁景賢祠

妙高臺

呂仙祠

朝天岩

三海岩

四

右 湖 遺 集

偶過臨高澹菴堂李石城大尹枉顧卽行途中口占爲謝

石經洞

送鍾玉川廉州分教

利蔡都憲紀黎韻

送郡象峯崖守赴調北上

亮山候潮

西莊六景

紅杏芳林

篁溪曉渡

渡江

佛手崖小憩見一滴泉

書堂講罷示諸生講義

十月望後過東林望廬山和韻

目錄

五

石 湖 遺 集

目錄

三月六日雲雨大作和蔡隱者韻

九月客至齊云山登高用東泉韻

青燈獨誓詩爲翁門烈婦邢氏作

載酒堂

報恩莊小憩林掌教陳列駕枉顧謝之

五指山

送張南川春元省覲北還因上春官

撥悶

乘涼至夜分聞笛聲

題問道橋碑陰

買村盈

遊慈感寺戲答僧問姓名少作

省中見鶴

石 湖 遺 集

栽柳園亭

鳳凰子移自石中

蔡隱君送苦瓜並詩和韻謝之

目錄

七

石 湖 遺 集

目 錄

八

平黎疏

石

湖

遺

集

瓊自開郡以來。迄今蓋千六百餘年。無歲不遭黎賊之害。然未嘗如今日之慘者也。蓋其盤山踞峒。其中州縣。反爲之外悍。是彼無外寇也。其飽棄餘狼悍豕突。至度劉我人民。坑陷我官軍。是我有內憂也。其地彼無內寇。下。彼膏腹而我鹹鹵。其勢。彼聚而我散。彼無外寇。而我有內憂。則州縣之兵。罷於奔命。何日而有息肩安枕之地哉。臣生長地方。竊嘗訪之故老。得之征人。聞其出戰之時。人挾數矢。以一當百。無不應弦而倒者。矢盡力窮。遂窺身荆棘中。獸奔鳥伏。故我軍至。有臨險歛歛而止衛。故前日倡亂。不過止強石松諸賊。其勢尙孤。今連昌化感恩之寇。其黨日熾。若進兵非調。狼目募打手。加集數萬人不可。臣聞成功在勇。圖揆在謀。克捷雖難。經畧爲上。臣嘗考今昔則除黎患者。見二大舉焉。元至元辛卯黎叛。十月渡師。又明年七月。深入黎巢盡空。又明年春。刻石五指黎黎山而還。中間雖二經變故。而謀不亂。卒以成功。可謂捷矣。但元夷俗得則棄之。猶能奏置屯

田。府立定安會同二縣。至今衣冠文物。稱爲名邑。此以知其可經畧也。又前嘉靖十九年黎叛後軍陷沒。請兵討之。明年大渡師徒。十二月直破其巢。崖州諸峒。無處不至。未嘗不大捷也。但班師太早。漏網數多。誠有如前奏各官所言者。當時識者。見賊巢德復平衍。可耕可守。擬建州縣。招集新民。以絕異日之患。然一時失議。遂爾毀成。故黎賊一聞兵出。相率歸巢。兵散於前。賊聚於後。謂官軍能捷而不能守故也。欲其不爲今日再舉之害。其可得乎。此以知其不經畧之害也。故臣不患成功之不早。惟患圖揆之未周。不患克捷之無日。惟患經畧之無術。何也。輿臂徒張。其技有限。蟻封雖密。其險可夷。徒以激於有司。殺入無數。遂以肆行無忌備。今文武之臣。戮力同心。一旦大軍臨之。勢如破竹。但願先事要在圖揆。後事要在經畧。深以前車爲戒。始不貽後日之悔也。何謂圖揆。謹條三事。崖黎地方大勢。南出崖州。西出感恩。西北出昌化。北抵凡陽黎岐。東通耶溫嶺脚二峒。然二峒實萬州陵水之衝。地形外險。內實坦夷。賊若被攻甚急。其合二峒以擾我

陵水必矣。爲計當先分奇兵。由陵水以攻二峒。彼二峒之賊。自救不暇。然後大兵直搗崖賊巢穴。使其黨渙東。勢分於西。莫知端倪。自相疑貳。而風霆之下。悉可擒也。此其所當圖揆者一也。前奏又云元惡那燕等已入凡陽。搆集岐賊。此或有之。但恐其所搆集。或卽郎溫嶺脚之賊也。蓋此賊十九年陷我軍。不數日羅活賊黨。卽傳箭崖州徵征納哥牛抱宥。賊黨卽傳箭九所屯亦然。其與之搆禍通謀久矣。此或嫁禍黎岐。以多方誤我。或聲言搖惑。以堅黎岐助逆之心。皆未可知。此其所當圖揆者二也。黎賊原無奸細。其消息動靜。出於所轄土舍。故百年之禍。皆土舍釀成之。黎將附籍州縣。百計沮撓。有司或失黎心。多方煽惑。已成禍變。又走泄軍機。若使嚮導。我軍遂道迂迴險阻。以致陷沒。如成化時之王道乾。前歲之符文龍是也。防杜之術。不可不謹。又發軍輿制所貴不擾。而首功之數不可預定。此則用兵之事。所當圖揆者三也。何謂經畧。謹條三事。一曰一勞永逸之計。夫瓊人與此賊共此土也。數年一反。數年一征。雖往往克捷。所傷多矣。天地之心。並生育。

豈若馴以繚籠。置之莊獄。易介鱗而爲衣冠。是誠有望於今神武之化。獻鯨之後。願招集新民。定以約束。因其勢而利導之。多興學宮。禁挾弓矢。俾不得復爲狼豕之態。則堯舜之世。尙復有畧哉。尙復有反且征者哉。若徒得而棄之。不復經畧。如前歲所爲。反滋今日之禍。則興兵動衆。終無安時。直大鑿也。二日恢復啓土之功。臣按崖州輿地。本自數百里也。故西一百五十里。有隋廷德縣址。東南一百三十里。有唐臨川縣址。東五十里。有唐落屯縣址。西一百里。有漢樂羅縣址。感恩東北七十里。有宋鎮州址。原附郭有鎮寧縣址。今俱在賊中。所當恢復者也。況又有德震之膏腴千家。羅活之饒足。招集之後。願建州縣。因以屯田。且耕且守。務廬其居。而東南其畝。又由羅活磨斬開路。以達定安。由德震沿溪水。而下達於昌化。道路四達。屋廬相望。井里既定。豈不爲國家增拓輿地哉。三曰久任責成之道。漢建武十七年。馬援已平嶺南。所至即置城郭。興水利。條建封溪諸縣。又申明漢律。傳爲馬將軍故事。至二十年秋始還。豈不貴綏定之術乎。願乘正討之

餘威。震懾山谷。建參將府於德壽。聯絡州縣。亦如馬援故事。治城郭。興水利。條奏便宜行事。以鎮安人心。其新附之民。尙有異志者。設法遷徙之。或於海北地方屯田。或於近附衛所入伍。如漢徒瀾山蠻七千餘口於江夏。以永絕禍本。徐求仁明之長。慈惠之師。奏留久任。以終其事。其庶幾乎。瓊人萬世瞻仰。在此一舉。臣待罪諫垣。以言爲職。知而不言。罪也。況切臣鄉土。聞見且真。言而不詳。亦罪也。故敢干冒天威。伏望勅下兵部再加詳議。

石 湖 遺 集

疏

八

刻瓊臺會稿後序

瓊臺會稿何。瓊臺先生之稿。自鶴會也。先生存時。門人刻其所作詩什。凡若干卷。題曰吟稿。續又真其記序表奏。凡若干卷。題曰類稿。行於世。已七紀於茲矣。顧今歲久訛缺。讀者兩病之。鶴自結髮。事吾貞範先生。與先生曾孫尙寶君郊。上舍君祈。同門。獲見先生所遺手蹟。或門人所代錄者。與前一刻迥異。竊嘗有志正之。弱冠入郡庠。又獲讀先生石室所藏書。目偶見庠中寫本。疑公所自定者校之。二刻篇章。簡而且要。當時手自抄錄。爲入梓計久矣。邇者視學之暇。第取廣幕談君崇文所惠類稿舊本。重加增定。得記序諸體二百有二篇。詩賦諸體二百六十有函篇。會前二稿。合爲十二卷。刻之洪都。非有所擇。因先生所自定爲附益之。故自鶴會也。先生之學。以紫陽爲宗。讀書窮理。以究極聖賢之精蘊。可謂極博矣。然其志以身致太平爲己任。故平居著書。事事必爲區畫。鑿鑿可行。其立朝不干名勢。介然以清節自勵。家庭孝友。鄉黨服其化。非所謂根本盛大。故文章事業交暢

並美耶。至今四方之人。傳誦先生之書。歛容起敬。雖牧豎樵叟。罔不知名。故茲稿誡不可不刻也。嘗憶吾貞範先生都講時。每以先生所著學的口授弟子。弟子往往能數言其義。又恐學者漫濩而無所歸心。撮其中所云敬與仁禮。指摘其要領。以曉其本心。願謂鶴曰。聖賢之學。其要歸盡在是矣。鶴敬受之。且將三十年。罔敢失墜。然竟無所長。益其於先生之教。貞範之志。猶不能無愧心。古人所謂沐浴所聞。鶴殆未之逮也。故於是刻也。爲之愴然有感。因書之刻後以自警云。

送黃曠江之任撫州序

昔人稱黃穎川治郡。獨用寬和爲名。故所至必後誅罰。治行終長者。今讀其傳。乃明察內敏。習於文法。率多神明之事。觀其米鹽煩碎。尋繹不休。問其陰伏。以相參考。而烏攫猪子之細。歷歷如見。豈其明無弗燭。而後寬和乃有濟耶。吾鄉黃侯曠江。出穎川之後。而寬厚明決大似之。其於法律復裁剖。有定見。不爲時所高下。今以司寇郎中。擢守撫州。孰謂其不足與穎川

石

湖

遺

集

軼駕耶。始漢吏尙嚴酷以爲能。故百姓苦吏之急。如蹈水火。宣帝在民間時。聞霸持法平。乃召爲廷尉。庭中稱平。今司徒卽漢廷尉。法比畫一。雖未有操切之政。然而詩張於滕口。搖奪於掣肘者。殊爲不少。噉江持法平。乃獲薦茲郎署。首冠諸僚。凡所讞獄。庭中亦稱平。是其始與霸等也。霸由此出守潁川。噉江由此出守撫州。要其終。安知不與霸等也。潁川前稱大治。撫州獨不大治耶。撫州介江湖之表。與閩粵錯疆。故其民勤而喜事。吏多以威嚴繩之。衆苦其急。有如束濕。是所望於太守者。誰得寬假之。宣布德意。使向風默化。未必不如潁川所治也。噉江以其所明決。教民耕桑蓄養。而一時疾苦。必爲之蠲贖。廉察其所隱伏。而神明之。使健訟者望風自解。以其所寬厚。休養生息。不爲目前烜赫之治。務廣教化而省誅罰。使士樂文雅。民樂稼穡。而戶口歲增。莫識其故。何患不如潁川大治耶。夷考潁川之治。當時下詔稱揚之。意必侈大其事。然自今核之。不過近民數事而已。其曰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卽所謂廣教化也。其曰困者讓畔。道不拾遺。

卽民樂稼穡。而無從生盜也。其曰養視鰥寡。贍助貧窮。卽能去民疾苦。所謂休養生息之道也。其曰獄或八年。無重罪囚。卽文法不加。與訟事弭矣。又何異於今日所云。噉江往矣。必如今日所云。則異日言治郡稱首者。必將曰黃撫州。黃撫州。况撫州自晏元獻主臨川以來。類多文藻之士。亦必將歌訟治理。上狀部使。部使刻聞於朝。其所爲稱揚之典。又安知不如漢詔所云。噉江往矣。吾鄉將有以穎川徵車冀之者也。

瓊山縣儒學記

嘉靖三十三年八月。郡守安成張公歸自覲。思闡教化。以宣恩其德。乃集郡屬謂之曰。吾無德於瓊。願廣之教。以嘉進諸士。孰當與。羣屬合辭曰。瓊山郭內名邑。邑有學。舊在南郊。文廟羣祠悉如制。自去治戊午。遷於府學右隅。廟遂裁省。師生歲時釋菜不便。願如制。公曰然。有學無廟。是缺典也。昔人豈昧皮弁之祭。以忘敬道。願遷改勞民。民既屈於力。乃俟後人。爾時可舉。豈宜廢禮。願與縣令吳君時昭吏始。以興起斯文。教諭陳湯敬。訓導黃子祿。極力申請。公至是慨然轉達院司諸道。上憲悉從其請。始釐日以次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興工。是日公偕二守安成趙公。暨司理建寧徐公督工。縣丞高君汝開荒畚土。即明倫堂右考古祠爲之。因買比鄰王歆屋址。廣袤若干丈餘。以拓其後。南向建啓聖祠。東西分建鄉賢名宦二祠。考古祠改建於敬一亭號房之後。兩廡廟門。楹星門。森然如制。今工未完。公以考績行。乃屬徐公。與念猶切。適新至別駕四朝陸公。下視邑事。協心成之。自陳

石 湖 遺 集

君擢去。吳君覲回。黃君與新任司訓蒙君廷用。併力童視。每缺一椽一石。必相與告於吳君。督責義民陳文秀。老人周德高。陳隆慎。鳩而完之。其勞足嘉。吳君考終其功也。數十年頽廢。非張公吳君。銳志教學。何能有今日耶。諸士蒙諸公惠。感恩誦之無窮。乃來請記。因作詩誦之。其辭曰。渠渠新宮。在瓊之陽。有泓其池。有條其堂。作者誰歟。瓊守曰張。成者誰與。瓊守循良。存心撫字。事用不擾。愷悌鼓舞。袴襦攸寶。化治宏敷。聿興文教。廢缺是修。鼎新廟貌。乃所願學。郭國格言。邑人何修。泰山在前。仰之匪高。鑽之匪堅。希顏顏徒。理則宜然。憶昔在堂。面命多士。曰作新宮。匪徒瞻視。願爾諸生。惟聖是式。言必由衷。行必由義。若師有職。若陶有型。願瞻新廟。萬世儀型。古人爲己。今人爲名。慎擇爾術。無忝所生。苟在其內。務勝其外。虛車幻套。恒謂大怪。如或用之。斯氏何賴。敗類是懼。慎爲爾戒。再拜稽首。請服嘉言。聖門肇開。敢不拳拳。靡一告成。依聲日宣。矢詩載歌。播以永年。

臨高縣儒學記

子思子有言。脩道之謂教。人之於道。或中或不中。或至或不至。是道有空缺罅隙之地。故聖人因公共之材。以權衡之。即以其人之道。修治其人之身。使人人不枉其材。不失其的。以求至焉。此教之所由興也。國家以明倫立教。在在建學。又慮有空缺罅隙之地。故加意海壤。聲教訖於海上。人人漸被王化。無不向學。以予瓊觀之。極其盛矣。臨高在瓊海中爲沃邑。山岡之秀。西自毗耶南轉遙拱落雲。翠屏可挹。而益嶺麓之水旋而東。亦佳勝也。自宋季始就其左隅以建學焉。洪武三年。王令結創爲殿廡之制。永樂三年。朱令原律更拓大之。是後屢加修葺。未有若今之大壞也。嘉靖庚戌。閩鷺江陳侯址下車。首以教化爲念。毅然欲新之。會侍御友山蕭公檄至槩行脩理。侯遂上估以行。起工於壬子夏月。侯當入覲事忽中止。迨癸丑六月。侯還自京師。始親臨執朴。又檄巡檢彭春專督焉。於是百工各率其職。規模改觀。實甲寅十一月也。先是敬一亭舊在東廡隘甚。今改築於明倫堂後儒

石 湖 遺 集

石

學門舊址。並戟門卑湫不可仰視。今增築三尺。且易屏牆而廓大之。又鑿泮池於儀門之外。建神庫於文廟之東。師生衙舍。一時煥然。學制大備。其亦有空缺罅隙之地。虛而爲周詳耶。夫道猶宮牆然。子貢曰。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正言天子之道不假修而自無不周也。夫子則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其修道之權衡。豈容一日爽哉。故於門人問仁問孝。其端不同。而其應也迥別。則以

湖

其入之道。修治其人之身。或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或曰。升堂矣。未入於室也。使不中者求其中。未至者求其至。於道雖無所捐益。

遺

於人則斧斤而剗正之。其爲虛也周矣。故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

集

不知所以裁之。其曰裁云者。修道之異名也。至今孔門之徒。不枉其材。不失其的。萬世宗之。夫豈偶然也哉。陳侯脩學。非爲學計也。正爲脩道計也。諸生人人誦法孔子。既入其門。而升其堂矣。就以其身之仁與義。以印證其言。無異於顏由商偃諸高第弟子。則其求爲夫子之仁聖。又何難焉。若徒以

文藝爭優劣。口耳誇強弱。猶有昔時牙角之餘風焉。是學可修矣。至道即末也。恐非陳侯志矣。前此侯擇隙地建社學。以訓蒙。刻正始編以明禮。後此於學前江外翔建石塔。以示標。修澹菴書院以示志。可謂周矣。暇日又引諸生升堂講課。躬自校閱以儲養真材。以爲國家大用。無非爲斯道計也。諸生皆此土之英。尙其以道爲謀。勉從吾言哉。學諭尹君尙賢。學訓張君茂才。正思興起斯文。勸予言爲記。予不佞。願以孔門高第弟子爲忠告焉。侯在邑中減民壯。辨雪軍冤。修東門橋。造馬裊渡。皆大裨政教。亦修道餘澤也。學成因并書之。據瓊府志續增

新置都昌洞田記

嘉靖癸丑春。代巡同野蕭公。惠臨白鹿。授諸生敬學大義。直欲以身爲教。又嘉念學徒旣廣。先置田租穀木足需給。義取贖金二百兩。檄南康府同知汪伊。增置腴田以贍士。使得終業。豈非率人以道。而使之敬共朝夕。毋累其志乎。汪君敬承雅志。竭心計劃。買得元辰和瑤隴田六十六畝。八分一

廡。就以白鹿書院立戶於都昌縣。四十五人都九甲收籍。其一廳差徭。如例蠲免。昔人有言。養士之術。不在乎豐。在乎不費焉爾。不費之道。不在乎大。在乎不窮焉爾。今之書院。既爲之擇師而聚矣。而又益田以需之。計畝而入。學徒不必需手也。謂非惠而不費者。假之歲月。而歲有所蓄。月有所給。可以優游漸泳。而無裹糲。告之辭而去之者矣。謂非養而不窮者乎。

案文詳在白鹿書院志卷十四

鄭提學廷鵠示主洞教諭崔柏帖

一本洞學規。實千聖教人之法也。主洞教官及諸生。各宜遵守。

一講學修身。然後及人。此洞學大旨也。願諸生以致知力行爲一事。以進德修業爲良能。不負先賢垂教之意。

一洞主教官。務宜正身勤德。以倡率諸生。每日平明。升堂會講。主洞官先講。或諸生復講前書。有疑者以次升問。日晡夜分。不必大會。有問止命直學引對。朱子有言。若能領袖諸賢。同心倡導。不以彼己之私。介於胸

中。則後生有所觀法。誠爲至訓。

一洞規舊有堂長直學。今諸生各宜以齒爲序。月輪一人爲堂長。旬輪一人爲直學。如首一人爲堂長。第二人爲上旬直學。三人。中旬四人下第五人又爲堂長。第六人以後直學。分旬如前。周而復始。少者不必輪次。

一洞不設規矩禁防之具。其待學者爲不濫矣。今考朱子集。有答長式書云。敗羣不率者。亦且革心。其與葉永卿諸公云洞中事。又恨當時所以相切磋者。猶有所未盡。豈不謂學者。亦必以規矩。而後有所持循哉。仰朱子切磋之志。莫如一仿呂氏鄉約。以盟其心。互相規正。自可爲進德修業之助。亦無復有敗羣不率者矣。

一呂氏鄉約云。德業相勸。過失相規。此洞中益友第一事。又云禮俗相交。患難相恤。雖不甚切洞中事。然朝夕禮讓。歲時存問。小有疾病。更相醫藥調濟。亦勢所不免。堂長直學。相而行之。凡德業可勸。過失可規。並能守禮恤患者。悉書於簿。如鄉約之的正。直月當有大益。

一堂長直學內不得給假。有大事不得已。始令以次堂長直學代之。諸生給假出洞。次日即銷。星子縣曠五日。都昌等縣曠十日。各府曠十五日者。堂長即書於簿。以記其過。限外各再曠五日者作曠。有婚喪事者。不在此限。

一南唐劉式讀書洞中。手抄孟子。其子孫子清之藏之。云是洞中日課。朱子有取焉。諸生行有餘力。宜有日課月課。直學者司之。洞主管亦可因此以考驗其所養。但不可輒萌進取之心。爲公所棄也。

一洞官每季終。宜啓報一次。封送星子縣當官驗過印封入鋪遞來。啓報正宜開具五款。不必繁文。

一在洞中諸生若干名。某人某人給假若干名。某人某人不到。及作曠若干名。某人某人一本府給到供應若干。給過諸生若干扣除作曠若干。無則止。一堂長簿書某人德行過失某事。直學簿書某人過失某事。無則止。一日課月課簿見送批點過。優等若干。有考卷亦然。一本月所講書。或某

史某章全章。或某節。其若干次。某人。復書或貫通。或不貫通。

詳見白鹿方院卷十

青燈記

文昌有烈婦殉節死。郡之士大夫。聞其事。悲其志。賦詩以高其節。久而成卷。名曰青燈獨誓者。明其暮夜之心。不可得而污也。烈婦姓邢氏。都憲湄邱公三代族孫。適黎天注。事姑孝。注見天池。糧先輸於糧長符繼昌。昌故宗人符宗達。重歛之。勾滑胥歐清潘六至家。適天池兄弟出耕野外。清窺邢年少有姿。舍天池妻韓氏繫之。韓請代不允。相守爲命者久之。六給曰。更衣來。可代也。韓踣取衣未至。疾驅至東坑韓狗媽舍暮矣。邢解衣買油燃燈。拉狗媽伴焉。誓曰。以此爲命。燈滅吾滅矣。達且不寐。清計無復之。乃謀於宗達。歸繫其家。置之別室。邢痛曰。暮夜無燈。是無命也。吾休矣。已六果犯之。邢奮身哭罵。自抓其胸。血流遍體。六懼亂退。卽裂衣自縊死。時年二十有一也。一子尙在襁褓。傷哉。昔雲長在曹。長夜全君臣之節。賴

此燭耳。脫當時無燭。或燭不足以達旦。苟達旦矣。而再宿去燭。雲長處此。惟有如烈婦以死自明而已。烈婦生長田野。夫耕婦儲。未必聞有雲長之事。乃與燈相依。燈明俱明。燈滅俱滅。與古人忠義事適相符契。是其衣冠遺裔。故於母家有女訓耶。蓋亦貞烈性成。不待教而能者矣。雲長秉燭以全名節。又全其身以見漢先主。君臣之際。可謂無玷矣。烈婦不得藉此以全生。以見所天與其子。豈人亦有幸有不幸歟。抑天故抑之以成其名。以爲法天下。而傳後世歟。死之日。清六通。宗達棄屍樹下。挈家遠竄。越二日那兄朝與夫與天注得屍。聞之官。四日里老韓用儉。覈報。蓋棺已六日矣。屍如生焉。亦可見天地之正氣死且不朽矣。嗚呼一烈婦死。猶凜凜有生氣也如此。而況世之爲孝子爲忠臣者乎。

俞義士傳

俞寬、瓊山義士也。爲人倜儻。善言笑。未嘗學問。動必法古。尤酷於利物。遇有阨難者濟之。宏治壬戌。有婦暮投於舍。問之曰。我抱原寡人也。強暴

者欲汚我。故避去。已不食三日矣。義士以爲義。命家人伴之。且爲之餽。明日婦辭去。強暴者聞之。恨義士阻阨其事。以勢逮之獄。誣其與抱原男子盜婦而匿之。義士曰。此節婦也。我壯其事而食之。則已去矣。豈能匿者乎。時無良有司。故爲勢所脅。甚爲之捶楚。男子懼而自經。義士於是。殆不可逃矣。嘗不勝痛。則仰天一呼。捶楚盡折。人皆冤之。獄三年不決。一日誣義士者狂呼而死。無可爲理者。有司始出之於獄。亦寢其事。嗚呼。豈非天哉。於時誚之者。曰。理閒事者禍之階也。可以爲戒矣。義士曰不然。禍生於不測者。數也。數之所窮。誰能逃之。見人之節義而濟其難。此豈閒事也耶。執之甚堅。他日有囊錢布而過義士者。悞遺於地。義士追而與之。未嘗虞其他志。嘗見人困踣於路。而不能前者。舉其杖授之。濟物之心始終不變。禍害非所能怵也。可謂識義命者矣。故當時相率皆稱俞義士云。

玉龍泉銘

郡城之西南十五里。有泉出自石竇。寒冽異常。其味甘潔。噴湧之勢。如飛

石

珠走玉。琳琳可掬。雖大旱不竭。郡中霖雨。往往迎龍取水焉。罔有不應。好事者因鑿爲石龍。寘寶中。遂以龍泉目之。自泉東流十步。右轉而爲寘溪。右又十步。乃匯而爲石湖。漑田千頃。名曰西湖。西湖奇勝。甲於一郡。以泉得名也。歲久湮蕪。予在籍侍養。時來撫玩。其間有枕漱之志。乃募工葺石。湫爲方池。又取白石。鑿爲龍首易之。并易其銘曰。玉龍泉。嘉其以潔爲用。不可窮也。銘之。銘曰。莫淵者泉。誰濟澄之。莫神者龍。誰道參之。然匪泉則龍無所發。匪龍則泉何以爲靈也。故今逝者如斯。能與緬細。能與巨。能與高高。能與下下者泉也。至究其然。能若是神者。非龍其誰以之。故曰龍變無常。能幽能章。君子臨之。在小不大。在大不究。狎而不瀨。習而不撓。放而霖雨六合。卷而莫施其勞。茲其爲用。所以不窮也。苟若亢龍。往而不返。易曰。有悔不可長也。潛龍入而不能出。易曰勿用。不可貞也。今既翹然而自見。謂非九二在田者乎。易曰利見大人。德施普也。非君子孰能當之。

集

遺

湖

石 湖 遺 集

白虎亭新成二首

窈窕見深谷。山門鬱穹窿。高臺何崔嵬。翠壁增長松。攀蘿一登眺。新亭報
成功。嗟余始行役。夙心寄雕龍。徘徊詠高調。千載聞清風。
綺構青雲上。烟光動窗戶。萬巖生陰谷。孤禽隱深樹。亭亭百尺喜。松聲自
朝暮。誰識元化理。究此無言趣。悠悠千古心。端居有良悟。

白鹿洞

石洞藹晴暉。高臺碧翠微。松蘿常向榻。花蘚細沾衣。不厭談經久。深慚訪
舊稀。長歌動林麓。山鳥傍人飛。

獨對亭

彩亭遙積翠。清景向人間。奇石階前出。飛泉樹杪來。劇談挹五老。高調詠
孤臺。獨在山橋晚。春風到草萊。

釣臺亭

詩

淺澗漾清波。晨光侵綠蘿。石鳴魚自躍。山靜鳥還過。不用投竿起。相尋樂趣多。臨流吾亦羨。得意寫高歌。

六合亭

飛步迴流頂。青窗徹上空。烟花亭榭外。海樹酒卮中。徙倚群芳異。回環四望同。悠然心賞處。天路更何窮。

蒼屹山

玉龍出盤谷。翹首對新城。水帶環橋緣。風鈴觸石鳴。迴翔本無意。屈曲尙多情。鳥跡留山識。誰人識姓名。

雁塔三元峰

孤峯浮水外。對面送青來。石色蒸霞出。湖光映日開。人當羣鑿榜。名寄粵王臺。危亭碑尙在。屢屢見羣才。

石山

馬嶺開屏幃。峻嶒出萬山。石田薄雲際。丹竈在人寰。白玉飛仙去。金牛何日還。清風巖下樹。空對鳥關關。

東坡雙泉

東坡留勝跡。故老識雙泉。洞酌常如舊。澗漚各自妍。參公應是主。牧守正須賢。興復何年事。長歌豈弟篇。

惠通泉

誰料三山下。浮珠有惠泉。洗盃如作梵。卓錫自忘禪。地是神仙境。名因衲子傳。追言昊天讎。罷驛是何年。

雁塔薰風

山蘿高捲石橋濱。紫塔幢幢拂五雲。雁影昔年還北渚。龍吟此日動南薰。歌鐘清徹流風轉。舞扇瞻迴落日曛。衣錦題名思往事。杏花亭上正氤氳。

海門秋月

詩

秋隩潮生月正懸。天高海闊夜娟娟。龍沙萬里蟾光勸。珠浦三更蚌影圓。風捲浪花驚宿鶴。水鳴霜葉觸啼鵲。眞遊那得乘槎夢。直泛銀河學閻仙。

七星寡秀

天外芙蓉曉嶂開。七峰蒼翠擁仙臺。紫垣珠斗空中落。白馬瑤圖海上來。雲歛高秋迴五嶺。月明清夜近三台。心懸北極堯天迴。何羨東封博漢才。

陶公福地

五嶺迢迢擁福山。陶公盤鬱海雲間。寒潭夜雨蒼龍吼。曲水春風彩鳳還。竹逕石邊看獨塔。草亭峯外送雙孃。仙臺不秘長生藥。蒲節松花可駐顏。

玉龍泉

玉龍迴首碧池前。空谷冷冷啓大川。石砌初通蘋藻雪。錦題新挂蕙蘿煙。仙源別是通秦島。古時何常問漢年。要識山靈有神應。商霖今日傳巖篇。

海天膳遊歌贈金喜田衛使

十載逢君神武營。君能走馬塵不驚。腰下金鑰還自惜。匣中寶劍常有聲。
。十載逢君瓊海上。衣冠扮作神仙相。旅泊徒嗟過隙駒。雄飛空逐滔天
浪。浪花聲裏問歸程。天北天南無限情。武功坊上道遙夢。奇甸街前快
樂行。此行真入蓬萊島。一見梅花覺春早。雲邊筇竹面似人。石上胡麻
大如棗。莫道長安繫且華。海上奇怪尤堪誇。冬殮不必黃芽菜。寒具何
須白貝花。嗟君遨遊七十載。椰酒椰漿君自解。海鷗相狎無機關。塞馬
由來有眞宰。勸君長醉且徘徊。乾坤何處非春臺。今夜白龜纔入夢。明
日金雞放赦來。噫歎歎天南天北無彼界。堯仁象天如倚蓋。君不從軍萬
里行。那識皇輿如此大。

中流自在圖歌爲譚次以年兄題

秋水瀾煙谷。川光入畫圖。遠山橫黛色。材樹正扶蘇。是誰槃礴丹青手

。驅雲掣電龍蛇走。青冥浩蕩不可窮。萬頃玻璃當戶牖。絕壁崩崖雨後
新。驚濤日日伴遊人。人間草舍依村樹。水上雲深隔比隣。江頭牙樁如
繡密。奔波愈下無迴日。誰知中有扣舷者。緩楫安流心自逸。慷慨中流
發浩歌。天地萬物如渠何。馮夷擊鼓鼉爲導。靈胥水面空婆娑。君不見
湘山大風不得渡。刑徒三千亦何怒。又不見澧澨堆前事喧嘩。矢盡劍折
夫何爲。乃知畫師有深意。頽波漲裏藏其智。一棹孤舟尺素中。洗盡人
間名與利。名與利。如輕蘋。風波逐逐徒傷神。所以高明仗忠信。濟川
有術通玄津。速不喜。遲何足嗔。彼岸登時同是到。穩作中流自古人。

宿承恩寺

何處梁王寺。豐碑勒帝章。烟花浮翠幄。月影上華堂。物外何須鏡。塵
中祇自忙。老僧參不透。猶且念金剛。

春日偕周一陽攜酒過福寺訪黃暾江春元

載酒尋芳境。聞鐘入梵筵。松門禪影落。花境鐸聲傳。席上懸空偈。窓中漫草玄。果非貪佛性。還爲惜華年。

種宜男草

我愛宜男草。紉香久自珍。樹之南海曲。戀此北堂春。白壁初含雨。青裳迥出塵。託根良不淺。長對合歡人。

仙人崗

仙人乘鶴去。空崗獨巋然。法草山山綠。題痕日日鮮。兩岩門未掩。七里事何玄。有碑題云遠七近七里不遠不近在七里欲問希夷子。楓林隔紫烟。

微雨

雲度青山雨。霏霏送弱絲。逐風輕柳絮。舞檻濕花枝。海燕春巢早。城烏夜宿遲。客愁不自整。相對草離離。

與白省吾遊宴姚蛟峯大尹園林

詩

名園通遠郭。三徑有遺踪。醉日花容媚。隨風竹影重。清歌迴獨鳥。香袖趁餘蜂。舞罷酣春閣。悠然對喜峯。園中有喜峰

散步

散步長安邸。蕭然景物殊。海雲千里白。燕月一輪孤。尺素迷秋雁。南板引夜鳥。鄉園何處是。終日費支吾。

司空直宿

直宿尙書省。瀟瀟帶月過。冬官寒更早。水部夜如何。析向風聲近。簾開燭影多。少陵官不薄。醉後且長歌。

栽蓮

濯藕換新池。深根永不移。赤心清可鑑。綠葉宛相宜。細雨新蘋動。微風弱蔓知。先華常在念。擎蓋是何時。

贈家興金濟朝還家

雲落青山暮。溪聲送夕扉。月光迴客夢。柳色映征衣。酒醉何時別。詩成作
驢歸。漫歌留彩鷁。明日未應飛。

壬辰下第寄所知姚思孟

漢柳秦溝潞水春。長安依舊小郎新。風雲漫屬僧絲壁。蹊徑空迴季路津。陌
上標旂斜度雨。里中車馬暗生塵。羈懷未問劉蕡事。且向中原寄此身。

壬辰自慰呈李年兄雙翠

春晴昨日赴花期。妬雨狂風負所私。白塔祠前雲影歛。黃金臺上鳥聲悲。客
愁不散西山雪。鄉夢虛鑽北海龜。壯志憑君堅似石。十年獻賦未應遲。

謁景賢祠

祀蘇文忠丘文莊二公

石楔縈迴落木陰。朝朝雲擁舊祠林。金蓮朱橘千古事。綺閣丹楹萬古心。載
酒誰知春夢杳。登堂徒見野花深。眉山瓊海今還在。煙外秋風鳥自吟。

詩

三四

妙高臺

岩樹崢嶸起石臺。臨流飛檻向人開。青蘿垂蔓雲間出。彩鷁搏風江上迴。醉後黃昏瞻斗色。夢回清夜識珠胎。呼僧細問東坡事。漫道浮生有去來。

呂仙祠

邯鄲道上呂公堂。古木蕭蕭秋氣涼。葛藟有人歌白紵。叢臺無事說黃梁。物情祇作遊談柄。世路空悲傀儡場。清晝夢中慚未醒。鳳樓雞店正茫茫。

朝天岩

有序

舊名齊陀岩，予赴京，道經靈山衛使志剛請予遊其上，且請更名，予見其去天咫尺，因名爲朝天岩云。

攜酒中峯不厭高。騰空直與白雲翱。諸天脚下皆蘿薜。四海眼中一羽毛。谷靜岩虛心轉寂。鳥啼人醉興偏豪。蓬萊可到今能到。鼙鼓西風起六韜。

三海岩 在靈山六峯門外

層岩細雨嵐先散。空洞微風草木幽。滄海浪痕生紫蘚。青山蜃氣結朱樓。千年陵谷何多改。此日登臨且共酬。黃鶴不知芳樹晚。雙雙猶傍舊磯頭。

偶過臨高澹菴堂李石城大尹枉顧卽行途中

口占爲謝

看山不厭到臨溪。忽枉仙翁爲指迷。千里桑麻方復業。百年桃李已成蹊。胡公祠下鶯聲囀。陸令堂前柳色齊。行客忽忽未能紀。林花處處自爲題。

石經洞

千年石洞空陳迹。不見當時洞裏人。百尺巖花搖碧落。幾條烟柳絕紅塵。已知世上還醒少。莫怪山中打睡頻。細檢斷碑愁注目。貞元徒識守藩臣。

送鍾玉川廉州分教

詩

四月河臺草樹閑。遙遙青鶴向廉山。鍾興萬里新承命。何遜當時已折顏。
去歲予同年進士何張影瞻迴明月浦。鐸聲飛渡綠溪灣。唐人石室今何在。桃李藍泉先生掌教雁州。
盈盈滿目斑。

和蔡都憲征黎韻

秋風高節駐邊城。開府躬臨十萬兵。隔水樓船雲外出。炎天草樹雨中生。伏波萬里豐碑在。橫海千年羽檄清。五指從今霄漢裏。巖花歷歷共知名。

送郡象峯崖守赴調北上

白日黃濤海上州。隼旂飛動宿烟收。風開錦纜潮聲曉。路入青山草色秋。南浦雙龍瞻斗極。西風孤鶴夢神州。邯鄲往事俱瀕問。且醉長安漫倚樓。

鳧山候潮

落日孤峯短角催。西風江上暮雲開。三秋月色千尋浪。半夜潮聲萬壑雷。影

鶴忽驚瓊島夢。金鰲遙送雪山杯。雞鳴津吏初相候。齊向船頭問去來。

西莊六景有序

莊在吳興東南境上，前擁鳳山，後臨杏塢，篁溪引其東，鍾溪環其右，亦山水之勝也，內有亭曰白雲，徑曰花徑，四時風景，可玩可歌，爲賦選二

紅杏芳林

滿樹紅霞點絳衣。山門處處襲餘暉。黃仙堂下煙初散。司馬祠前雨正霏。啼鳥遠從旗市轉。疎鐘偏逐藥船歸。北鄰喜見南枝早。共引牙盤酌翠微。

篁溪曉渡

露下危檣曙色開。吳歌遙傍橈聲來。疎鐘淡月孤舟曉。遠水幽篁獨鳥催。人語渡頭喧羽楫。龍吟風外助霞杯。濟川水問商巖事。且趁風清過曲隈。

詩

詩

渡江道行江堤上

細雨江隄暝色黃。寺鐘漁火雁聲長。客心似水中流急。驛路如年盡日忙。隔岸風沙催短角。極天雲樹度危檣。叢林十里寒城夜。又上公安肅政堂。

佛手崖小憩見一滴泉

幽洞涵虛鬱紫清。碧巖如手覆仙蘅。空中香樹浮珠閣。象外烟花擁玉屏。倦鳥未忘常梵語。寒泉那識下方情。西風古木嵐光暮。何處人間有磬聲。

書堂講罷示諸生講義

紫陽壇上靜焚香。原洞風來夏閣涼。出谷世情隨日暖。橫經吾分說偏長。數年孔易竟何學。終日回言只此堂。講學易不違二章。語舜徒休孟浪。講經章明
明仁義是周行。講愛親敬長章

案此先生提學江西時親到白鹿洞書院講書故有此作以示諸生并有學規

十月望後過東林望廬山和韻

廬山相見已銷愁。入眼青葱總舊遊。草色尙留三峽雨。雁聲猶送九江秋。連天霞樹層層出。落澗寒泉滾滾流。遙問錦崖何處見。題痕應在白雲頭。
金龍初試墨池新。凍雨濃雲共細論。筆底風雷渾木散。尊前珠玉豈應貧。呼嵩道士增聲價。儒鬢仙郎識性真。遙想赤虬蟠結地。懸知不負草玄人。

三月六日雲雨大作和蔡隱者韻

三月雷聲撼太空。海雲送雨入牆東。黃芽畦上驚雞黍。白縷離邊覆宛重。冒水詩郵如有意。衝泥門巷可能通。君公若爲三度喜。何惜春心雨頰紅。宛童女輩也

九月客至齊雲山登高用東泉韻二首

容至披雲攬石龍。乘風飛度最高峯。尊前日出甘同醉。眼下天空信可容。叢菊有緣還對面。文寬何意獨摩胸。憑誰記取留題處。千古磨崖是筆蹤。十里

詩

招尋湖上行。湖光山色近人明。到來雲谷花頻插。莫厭龍池酒數傾。木杪寒猿窺舊窟。鸚頭秋蕨露新莖。哨壺枉矢能娛客。潦倒誰知更解醒。

青燈獨誓詩爲黎門烈婦邢氏作

東坑茅舍薄斜陽。少婦含冤祇自傷。兩虎在門空吼吼。孤燈終夕獨煌煌。換油未了餘生積。別室誰憐掩淚汪。裂布聲中人已散。海桃何處問綱常。

載酒堂

椰花煙裏釣池前。逐客風流尙儼然。青海鬪雲嗟往事。玉堂春夢慨當年。問奇卓有淵明句。灑酒獨傳真一篇。千載瞻依竟何處。綠陰祠下草芊芊。

報恩莊小憩林掌教陳列駕枉顧謝之

路轉長林小徑深。客車門外送來音。乘風野鶴雲間落。對橘仙翁日下臨。梓月未忘千乘事。採芝猶動縉雲心。獨慙社酒非琪品。空使山花笑盞簪。

五指山

五峯峻削拱炎州。探日批風迥不休。石磴共看黃鶴度。松門直與白雲浮。長安北望空秦觀。吳會東來越楚丘。捧日自當登絕頂。君平休道犯牽牛。

送張南川春元省覲北還因上春官

春晴海上錦帆開。萬丈洪濤轉曲隈。日下鯨波飛綺縠。鏡中仙嶼出樓臺。綵衣尙戀黃堂夢。蘭省新招白鳳才。獻賦他年回首處。五峯雲外是蓬萊。

撥悶

不須半滴雲安酒。一日一吟工部詩。纔自沾唇動顏色。何妨破量盡醅醅。風來人醉樓堪倚。日落雲橫盞亦欹。大笑也應忘俗慮。夜來何以謝良醫。

乘涼至夜分聞笛聲

獨坐方亭海月孤。東風樓上報更壺。香銷人定涼初至。露下天高暑若無。何

處落梅吹綠水。幾回高枕就青奴。嶺端五月空惆悵。半夜雞聲起壯圖。

題問道橋碑陰 在藿林精舍東

彌年荆棘叢。芟除始成路。若自識道心。請從此橋度。

買盈村

洋洋一掬水。紆石自爲隄。洞識盈虛理。高山是指迷。

遊慈感寺戲答僧問姓名少作

來路不須長老問。小車休著野猿驚。好聽法鼓昆盧閣。三月春雷卜姓名。

省中見鶴 二首

怪爾高飛出蔚林。雲霄終日惜佳音。只今寥落秋風裏。誰識當年萬里心。月下翩翩舞且歌。省中盡日自婆娑。羽毛高潔不相染。縱有風塵奈若何。

栽柳園亭

三尺纖盈已自妍。垂絲風外繫流年。只愁修幹亭亭日。聽得鶯聲不忍眠。

鳳皇子移自石中

椰葉椰枝結翠檀。每因巖石不知名。從今植向池亭上。好對春風作鳳聲。

蔡隱君送苦瓜並詩和韻謝之

沈約賦詩太瘦生。青門又作苦瓜行。誰知谷口酸相似。反恨蜂飴不世情。

石湖詩集



詩

四四